

伊滨征文获奖作品专刊

苇园山村话今昔

□ 庄学

站在万安山颠俯瞰,山脚下一个小小的村落顺两条梁而下,村舍民居铺排开来,好似列队行走的士兵,整齐,安静……

朋友遥指那小山村,说,那是我的家乡,苇园村。初冬的一日,我走进了苇园村,却未见苇丛。关于苇园村村名的来历,村中的文化人李老师说有两个传说。一说,曾有修道的古人在村南山腰凿洞修行,学达摩“一苇渡江”的要义,于洞外遍植苇丛,后来繁衍成村,曰苇园村;一说,村中的乡贤赞助外来贫困书生苦读,植苇园,搭草亭,并以女相伴。后书生金榜题名,便携了岳父妻子进京去了,留下了“书香苇园”美称。据此,可以想见昔日苇园的蔚为大观。

苇园村不大,千余口人。山揽着小村,小村依偎着山。万安山多石少树,不曾想,山村面对的山洼,布满了浓密的树荫,树涛牵连着苇园村。万安山主峰,有登顶修炼的“祖师庙”;半山腰密林掩映下,还有玉泉寺、磨针宫等。诸多的文化遗存,植被的葱茏丰厚,带给苇园村福祉多多哩。

苇园的水,得益于山林葱郁,山泉从不断流。品味山泉,清冽而甘甜,加热后无水垢。有心人去化验,各种矿物质均达标,可直接饮用。但说到昔日的水,苇园人也是一肚子的酸甜苦辣。从前,人们依小河而居,水位高,也只是勉强够人们的生活用水,“收麦季节,麦子才刚刚淹过脚脖”,

坡地上的庄稼,望天收。在时光的流转中,苇园人用温情和坚韧,守着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。他们打过260米深的水井,用辘轳抽起了春夏秋冬。他们还箍起了水窖,聚水、澄水,用扁担挑过了日月交替。而后,村民们合力连接了水管道,把地窖的水引过来,水龙头安在村街上。各家各户用水方便了,天长日久,又因为接水的先后,接水的多少,不断发生纠纷。还不是缺水闹的?如今,村里安装了大型净水器,开拓了更大的水源,自来水管道通向了各家各户。这个季节的苇园村,家家户户都在磨红薯粉。人们竖起大锅铁桶、电磨,水可着劲用。磨粉、洗粉、沉淀,用细布吊起……红薯粉香的特殊气息,就极优雅浓郁地飘散在山村。

80后的女社区领导有山里人的朴实,眼睛很像弯月亮,内中盛满的笑意要溢出来了。社区党支部围绕乡村振兴做工作,建了太阳能基地、安装了村道上的路灯,建了较高标准的小村游园,种花草、建凉亭、厕所改造、修建文化墙……

村道硬化了,出村的路刚铺了沥青,黄色的天然气管道穿行于此,推动了山村的厨房革新。陈旧的石阶和土路,串起了暗灰色的老房老屋,它们老人样地坐成一团,向着每一个走过的人们述说着当年。新式的楼房连片坐在村道的两侧,外观明朗整洁,内里与城里人家相差无几。村道上开过来了“流动超市”,男的开车,女的售货,车后箱摆满了各类

细菜,不同的肉类,甚至还有馒头、烧饼、面条等。房后地头,一个个傻瓜憨卧在黄叶丛中,等待人们随时过来摘取。养猪场里的“二师兄”们,背宽腹坠,哼哼唧唧地等待着吃喝,也等待着身价提升。

“苇丛”成为一个很好的道具,也成为了小山村的精神指向。书香苇园走出了百余名新时代的大学生,甚至有兄弟姐妹联袂上大学。李老师说,一窝一窝的。

漫步山村,旧时的乡村渐行渐远,我的思绪飘忽在万安山的山雾中。凝神细听,发现苇园村的每一片树叶,万安山的每一缕风声,田野里每一声虫鸣,都在启迪秋声。

苇园村的李书记请我们围坐在功夫茶台前,接水,洗杯,纳茶,请茶……很是自得地说,社区集体年收入逐步攀高,小轿车也有四十多辆了,外出打工的人们带回来的资金高达500多万元。我们村地处偏远,现在路宽了,交通工具便捷了,去镇上也就是两三支烟的功夫吧。如今,他们的眼光瞅向了村侧的小河,期待这里有山水、有山石、有山道、有山林,当然也有山间客栈……

山村时光,恰如山涧流水,清澈明亮,由春入秋。远远地再一次回望苇园村,它悠然地卧在万安山下,静静地走着属于自己的日子,与伊滨大地,悄然地融合在一起,步伐统一,走向山花绚烂的明天。

乡村故事

老坛不酸了

□ 陈俊峰

老坛姓陈叫栓水,由于好说风凉话,人送绰号“酸水儿”。后来有了“老坛酸菜牛肉面”,加之50多的人了,村人直呼“老坛”。

老坛,单眼皮,眼睛睁开像俩小海贝儿张着,眼珠滴溜溜乱转,跟个黑珍珠似的。人群里,总是见他,双手交叉胸前,嘴撇着,梗着脖子道:“黄瓜能炒着吃?我一头扎村北酒流沟水库里!”

老坛感觉自己能掐会算,并且一算一个准。街坊提一台新车,大家都围着羡慕。老坛背地道:“马不吃夜草不肥,不是坑蒙拐骗能发财?我一头扎水库里!”

老坛也为他的卜算挨过打。支书、妇女主任一起开会回来,给他们卜了一卦:“俩人肯定有一腿!不然?我一头扎水库里!”结果被妇女主任家男人甩了一个大耳光。

老坛特别好告状,且很老道。一到信访局,便说道:“国家政策好,党绝对对党,都是村干部把经念歪了……我不是为我,是为老百姓……我不是为钱,为讨个公道”。他能总结出一套说话公式来。

去年支部换届后,老坛就有敲打新书记的想法。老坛溜达到村委,直接进支书办公室。支书正在会客,抬头问道:“老坛叔,有事?”老坛回道:“支书大人,我反映点基层群众的问题。”

“坐下说!”

“不用,你看啊!咱村青壮年都出去按摩了,好多地没人种了,草一人来高,你这支书咋当的?”

支书笑笑,伸出大拇指:“老坛叔,你反映这十几年问题,今天我最服。”又指旁边的年轻人说道,“刚才我们还谈到你,他不认?”

老坛的黑珍珠滴溜溜转,上下打量着,吸溜着气,摇晃着脑袋:“嘶——不认识,面熟。”

“狗蛋哥家老二——陈伟佳,在外办厂子的。乡村要振兴,‘老乡回故乡造福家乡’,致富不忘家乡人!有情怀!你刚才反映的问题,他就是来解决的。今年,咱村全部种上谷子。由伟佳公司提供免费提供种子、技术、农机等服务。熟了,公司回收,价格绝对公道。注册个商标,线上线下销售,牌子就叫酒流沟,今后陈沟就是小米之乡。”

老坛懵了,胸前交叉的手放下了,直在裤腿上搓:“按辈分,你得跟俺叫爷哩!”伟佳站起来,忙握住他的手道:“老坛爷!咱们准备外出考察谷子品种,你见多识广,得去!”一句话,老坛的嘴打起了哆嗦:“这这,”又拍胸脯道,“事弄不成?我扎水库里!”

老坛晕乎乎回到了家。跟着去考察,只知道坐车去了好几个城市,楼可高,人可多,饭是桌上桌下,支书还特意点了炒黄瓜。最后定了“冀谷2号”,弄不好我扎水库里,老坛还是这句话。

在收割谷子时,老坛高兴坏了,笑得满脸褶子:“谷子好啊,一个个跟麻花儿似的,真想去亲亲!回收价格也公道,五亩多,两万了,哈哈!”

支书跟他打趣:“你不是说黄瓜能炒着吃,你扎水库里吗?”理一亏声音就弱了,黑珍珠转了几圈儿,说道:“谁知道?不是外出考察见面,咱懂个屁!”说完,老坛还想找补一下面子,说道:“大侄子,按说你当书记我不该这么叫,可是,下雨站当院——淋(轮)着了。谷子杆浪费了,咱能不能发展养殖业?”支书又一次伸出了大拇指。

今年冬天,老坛扛着锄头、耙子去开荒。乡亲们见他,玩笑道:“老坛,走,告状去!”老坛撇拉着嘴,梗梗着脖子说:“你当我傻?告状十年,就享受个低保。去年挣了两万多,有点能耐谁愿吃低保?今冬非开个四五块儿小片地不可,种2号,不多挣个几千?一头扎水库里!”

我乡我土

回家的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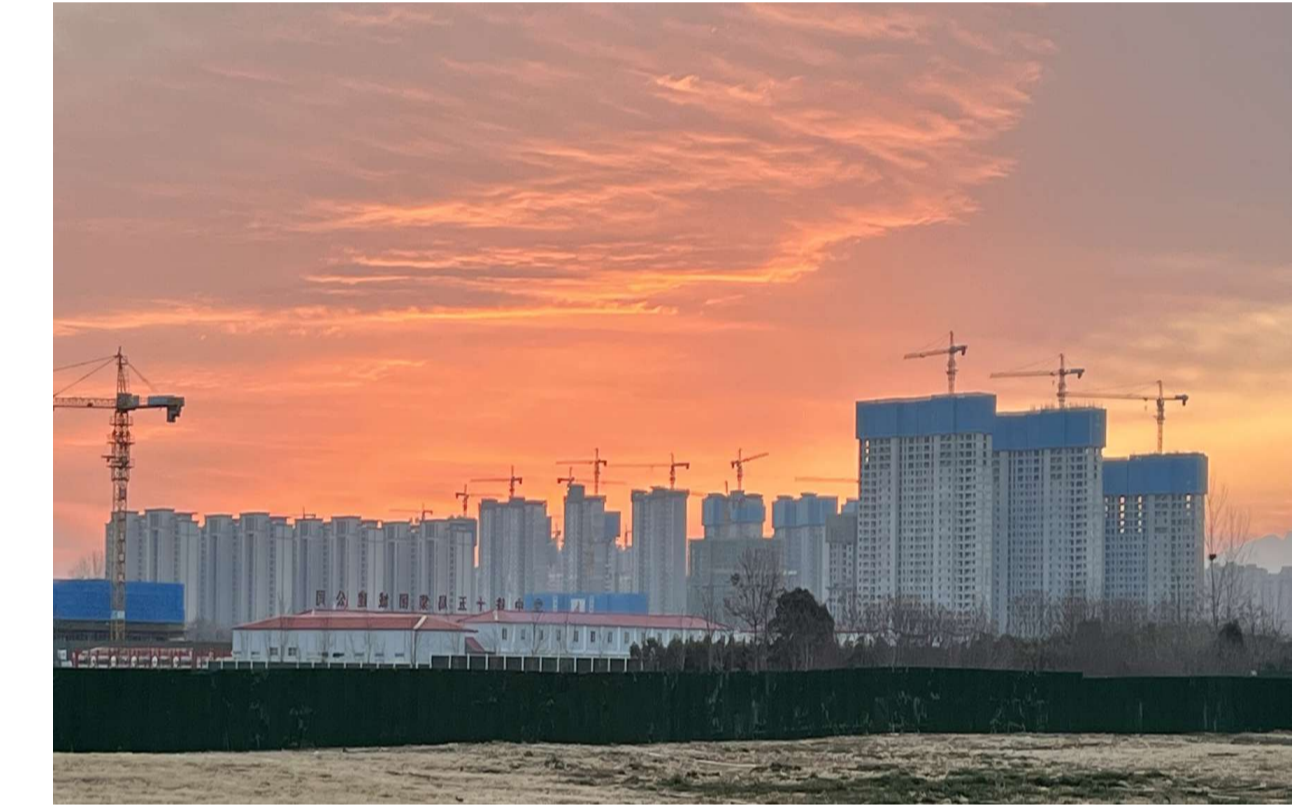
□ 李荣荣

吃过晚饭,一家人可散步,走在汉魏大道上,一盏盏明亮的路灯伫立在街道两旁,与天上稀疏的星光交相辉映,树木和绿化带披上了件金色的衣裳。4岁的女儿骑着她心爱的粉色自行车在身旁尽情嬉戏,欢声笑语飘洒一路。

这一幕,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,往事如一条河流,缓缓在心间流淌……

那时,我和姐姐住在毛村的奶奶家,爸妈住在护驾窑,每周五放学我们就满心欢喜地去看爸妈。印象里是没有路的,只能穿梭于田间地头,小小的姐姐牵着小小的我,深一脚浅一脚去努力奔赴温暖的港湾。腿很短,路就很长,无止境的路,姐姐就背着我,路很颠簸,姐姐的背很温暖。可路依旧那么长,家依然那么遥远。姐姐就地取材,把身边的一草一木编成故事,分散小小的我的注意力,吸引我继续前行。

初中去油赵上学,毛村和油赵之间是个很深的沟,也是我们一日三往返的必经之地。有一小段羊肠小径,窄到一个脚



拔节的城市

翟学斌摄于伊滨科技大厦

乡情悠长

想去伊滨安居

□ 邓世太

应文友相邀,到伊滨区走走看看。突然感觉,这里的山,这里的水,这里的人文和生态,简直是为我定制的。

沿开元大道一路东行,驶入平直宽阔的城乡道路,快速发展的伊滨区映入眼帘。汉魏大道、光武大道、孝文大道,司马公路、玄奘路、立雪路、兰台路、孔明街、诸葛大街、玉泉街……一个名字,就是一个富含文化历史的故事。它们与高铁大道、科技大道相互交融,就是古今辉映,诗与远方。由它们构成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,饱含浓郁的时代气息。待地铁三号线开通,民用机场建成,加上已通车的二广高速,在伊滨区,出行没有拥堵,只有畅达。

年纪大了,最害怕身体不适,得不到及时救治。洛阳第一中医院、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已在伊滨区选址待建。河南中医药大学洛阳分校,已于今秋接待新生。其实,要想生活有质量,除了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外,还要清心寡欲,生活有规律,心中有追求。

适当的体力劳动,与健康长寿相得益彰,到舜耕园租一块地,种豆南山下,带月荷锄归,用辛勤劳动的成果,使自己吃得新鲜,吃得健康。茄子炒辣椒,西红柿炒鸡蛋,蒜苗炒腊肉,自己动手做出来的味道,肯定不一样。高兴了,背起鱼竿,蹬在伊河岸边,钓一湾蓝田碧水。晚上回家,炖一锅鱼头豆腐汤,炸一盘花生米,拍几根嫩黄瓜,混几口小酒,当一回“五柳先生”,不亦快哉!

有时间,去拜访96岁的布衣墨豪宋仁杰先生,这位民

国书法大师高福堂先生的弟子,书法严谨精湛,沉而不拙,静而灵动,错落有致。听老人讲话,看老人创作,也许能找到文化修养与长寿之间的密码。或者,去马寨村访问91岁的朱朱老老人,请教他与90岁的老伴朱云海,如何携手74年的婚姻生活,怎样共同迈过生活中的沟沟坎坎。

作为书虫,最美的享受,是迎着旭日、伴着夕阳,在文字中神游。还记得英格诗人罗伯特·彭斯吧?那首梁实秋在课堂上讲授,女学生失声痛哭的《约翰·安德森,我的心肝》,把一对年轻人由情侣到夫妻再到老伴的过程,写的缠绵悱恻:头发由黑到白,额头从光洁如镜到沟壑纵横,身体从箭步如飞到步履蹒跚,多少难忘的日子,就这样在相濡以沫中度过,余生,还要手拉手相互搀扶,最后同穴而眠。深挚的情感与忧伤的韵味,用舒缓的语调深情的呼唤表达,读后让人久久不忘,深情难抑。

伊滨区南边的万安山,如屏风耸立,四时鲜花怒放,美不胜收。七彩大峡谷里,独特的丹霞地貌,色彩斑斓的岩石,让人心驰神往。择阳光晴好的日子,爬上去,站在山顶俯瞰山间美景,远眺田园风光,极目都市繁华,体会风轻云淡。晚上,住在露营地,撑开一顶帐篷,浩瀚的宇宙是我的房子,无垠的大地是我的床铺,谁的居所有我的豪华?在这风花旖旎、空气清新地方,朝看红日,暮赏晚霞,夜观星斗,此乐何极!

想到此,便不由得心旌摇曳,恨不得就此止步:让伊滨的青山绿水,陪伴着自己,一起老去。

大学,我去了郑州,回家的次数多了,家里的变化却大了,每次回家,总有惊喜。譬如公路居然修到了家门口,出门就是水泥路,譬如家里多了三轮摩托车,拉货载人都是一把好手,譬如买了四轮拖拉机,田里农活全靠它。生活热热闹闹,挨挤挨挤,每天都在向上疯长,让人猝不及防,又欣喜如狂。

然后,南山大道通车了,901路公交车也开到了村口,去趟洛阳再也不用筹划半天折腾半天了,说走就能走。汉魏大道通车了,科技大道通车了,光武大道通车了……四通八达,想去哪里都很方便。

家里也买了四轮的电动汽车。最惬意的就是带着一家人去郁金香观花海,倒盏村看民俗,露营小镇赏星星,山顶公园散步,生活正在绽放出她最美的样子。

这不,就连我的母校——河南中医药大学也在伊滨开设了洛阳校区,走路过去也就10分钟。我的家乡,我们的伊滨区,从无到有,一直在用地温暖有力的双手,修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,让我们的日子红红火火,好一点,更好一点,再好一点。

“妈妈,这条路边有好多漂亮的花——”宝贝的喊声拉回了我的思绪,我转头,看见了美丽的花带,也看到了幸福的模样……

凡人小记

向阳而生

□ 贾红松

巍巍隆起的万安山,以伊阙龙门为首,自西向东逶迤在伊河东南畔,宛如一道天然屏障,拱卫着古都洛阳。

风从山梁上呼啸而过,磨磨着伊滨人的骨髓,雨从沟壑间奔流而下,滋润着万安人的血脉,古往今来,在万安山北麓生活的人们,如同依傍在沟崖梁旁老槐树一样,一个个性格坚毅,忠厚善良,诚实有信。

79岁的宋瑞庆老人祖辈生活在万安山脚下。吹拂过万安山的风,喝过伊河水的老人,深爱着家乡的这片土地。耄耋之年,倾尽一生积蓄,在周围人不解和质疑的目光里,老人创建了一所颇具特色的“农家博物馆”,用一件件藏品,记录着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,用一件件实物,诠释了党的富民政策带给农民们的幸福生活。

沿南山大道一路向东,过了郁金香花海欢乐城,再折向东,约摸4公里就到了万安山脚下的南宋村。不用打听,看见村口那块不大的“农家博物馆”木牌子,顺着路走,很容易摸到宋瑞庆老人的家。

“农家博物馆”就在宋瑞庆老人的宅院内。院子不大,坐南朝北,东西各有三间厦房,上房居南,邻街房在院落北头,几只羊啃在最东头的一间厦房内,隐隐能听见羊儿在“咩咩”欢叫。

老宋迎在门口,简单寒暄后,他领着我参观了“农家博物馆”。

说是“农家博物馆”,陈设很简单,甚至有点简陋,收藏的物品门类不算丰富,和想象中的博物馆相去甚远。藏品多和农村改革开放前后的成果有关,也和农家生活的变化有关,稍显遗憾的是,博物馆内鲜有底蕴厚重的文物精品。

但农家博物馆内也有吸引人的藏品。譬如老宋收藏的一件件旧农具,泛黄的《人民公社社员证》《供销社股权证》,还有几张解放前的《地契》《典契》。虽然藏品的历史并不久远,但足以让人感受到那一段段不同寻常的岁月。

提及自己的藏品,一脸沧桑的老宋打开了话匣子。老宋说每个人都有爱好和追求,自己前半生命运坎坷,生活不济,虽有凌云志,奈何被柴米油盐累弯了腰,直到改革开放后,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,手头有了积蓄,收藏才有了实现的可能。

但凡见到关乎历史的老物件,或者听说哪里有老物件,老宋不怕周折,费事费时的寻来,甚至不惜舔着脸面一趟趟去淘,日积月累,才有了这座“农家博物馆”。

老宋说,“水有源,树有根,幸福生活蒙党恩”,眼下的好光景,从他的藏品中就能反映出来。

“你看,这是一九七二年的黑白电视机,这是一九九零年的大哥大,这是二零零四年的电脑,这是俺孙女前年不用的手机。”

听着老宋的解说,再看眼前的藏品时,仿佛自己就站在一条时光之河岸边,恍惚间,时间正在回溯,面前的一件件藏品,竟忽然有了灵性,正悄然演绎着华夏大地一百年来风云际会,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和精彩。

说话间,院落里又进来几个慕名的参观者,一位年轻妈妈带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来博物馆参观。见来了人,老宋又重新讲解了一遍,从年轻妈妈和小女孩认真倾听仔细观摩的神态上,不难看出,在她们的眼里,似乎已经植进了一颗记忆跌宕历史,铭记百年不易,珍惜幸福生活的种子。

老宋告诉我,自从他的“农家博物馆”开门后,接待的参观者已不下万人,对他开办农家博物馆的做法给予了很高的褒扬,老宋表示,未来的农家博物馆一定会越办越好。

老宋说自己很像一棵向日葵,向阳而生,春花秋实,用坚守和热爱,馥郁人生。老宋还说,希望通过自己收藏和展示的一件件实物,激励更多人珍惜好生活,创造好生活。

离开老宋的“农家博物馆”时,我的心里装满了收获,装满了感动。我一下子想起了一句话:一棵树开花了,为的是结它自己的果实,不曾想,它也灿烂了一个春天。

往事悠悠

三棵马尾松

□ 杨群灿

顺着曲曲弯弯的柏油路乡道一路向南,折进村头的小学校,如果没有那三棵马尾松,还真认不出这曾经是我工作三年多的地方哩。

1992年暑假过后,一纸调令把我发送到离家十多里、地处南山坡的雷村小学任校长。我随村主任进了校门,扫视一圈,校门内两侧是十多项石券砌筑的窑洞,那是老师们寝办合一的地方;校园主体建筑是几幢建于1970年的瓦房教室,有的墙体已开裂,龇牙咧嘴的;黄土地面的操场野草疯长,几个孩子在小小水坑边嬉闹,烂树叶、碎纸屑随着干热风盘旋起舞……只迎门那三棵四季常青的马尾松给了校园一丝生机。

学校连我在内一共有3名公办教师,其余10多位都是来之本村的民办教师。村里给我们3人雇了一个伙师,吃面由我们几人轮流从家里带,因为我住在镇上,吃菜主要由我从镇上捎,每周一回沿着漫长的坡道艰难地蹬自行车,而遇到雨雪恶劣天气,就只好穿着高腰胶鞋踩着泥泞往学校走了。

印象最深的是1994年初冬,第一场雪来得早了些,我们粮食没了,又没带御寒衣物,真真切切处于“饥寒交迫”的困态,无助地望着那三棵马尾松发呆。后来,淳朴厚道的老师们争着把我们往家里让,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——红薯叶炒鸡蛋拌面条。

保持学校运转基本全凭向学生收取杂费,老乡们虽说不愁温饱了,但挣“活钱”的门路有限,所以常常有拖欠现象。多数师生都穿着打补丁的衣裳,几乎无一例外穿的家做鞋,失学辍学现象屡见不鲜。教学质量更是难以保障了,民办教师基本没有经过系统的正规培训,而且他们一头挑着教学任务,一头挑着责任田,尤其是农忙季节,一身汗、两脚泥站到讲台上的情况很常见。

今天,再次踏进校门,看到满院绿树成荫,花草方茂,三棵马尾松高大了许多,它们迎风摇曳,似乎在欢迎我这位阔别多年的老友。现任的石校长领我一边聊天、一边参观,瓦房教室变成了漂亮的教学楼,窑洞宿舍被小洋楼替代了;这些教室里连续招教,教师是清一色的师范毕业生,备课用上了笔记本电脑,还能接受远程培训;教室里配备的是钢木课桌椅,用上了多媒体演示仪,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杠杠的;硬化的操场上,活动器材多样,孩子们穿着统一校服欢快地玩游戏,一旁的停车场上,老师们的轿车、电动车整齐地排放着……

学校从内到外,从硬件到软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这是咱们伊滨区推动城乡基本服务均等化的一个缩影。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将近30年了,老师、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,三棵马尾松成了历史的见证者——嗯,不变的还有校园里天籁般的童声。